回首

那年夏夜的露天电影

□叶森岚

周末的夜晚,月色清朗晚风轻柔,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正为孩子们播放一场露天电影。光影摇曳间,我忽然想起儿时看过的老电影,它好像一卷被晚风拂软的黑白胶片,借着温柔月色,在我的脑海里再次放映。

20世纪90年代,老家镇上只有一名电影放映员,大家都叫他"老沈"。老沈总是几个村子来回跑,每次都是骑着一辆旧自行车,车后座绑着一个铁箱子,里面装着一台放映机和几个胶片盒。往往他一进村子,身后就跟着一群孩子,他们总是一边跑,一边嚷嚷着:"放电影的来啦!"老沈听见喊声,还会从衣兜里掏出几颗糖扔给孩子们,当作谢礼。

农闲的时候,打谷场就变成了放映电影的场地。老沈每次在那里停好车,立马取出两根竹竿,将它们的一头削尖,然后插进土里,还得拿榔头敲打几下加固。接着把一块幕布挂在竹竿上,系紧四个角,再往竹竿上挂一个喇叭,简易的露天电影院就搭好了。

听说有电影看,日头还没落山,打谷场上就已经人声鼎沸。乡亲们都自带"座位",一大片空地转眼间便被长条凳、矮竹椅、小马扎等占满。有些人来不及回家取椅子,就直接捡几块砖放在地上围个圈占位置。来得早的人能抢到放映机正前方的"VIP专区",来得晚的人则被挤到侧边。更晚来的人只好跑到幕布背面找位置,即使画面变成左右相反,他们仍然看得津津有味。实在无处落脚的人,还会爬上附近的草垛、树杈,然后伸长脖子,眯着眼瞧幕布上的画面。

电影开场前,孩子们像泥鳅一样溜来溜去,有些人会凑到老沈身边,偷瞄装电影胶片的铁盒子,想看看放映什么电影。有的孩子喜欢跑到幕布前的光柱里,用手摆出各种姿势,借机演一出"皮影戏"。等机器调试好,老沈便把胶片放进放映机的齿槽中,只听"咔嚓"一声,一束光"唰"地射出去,瞬间铺满整块幕布。

电影开始了,刚才还闹哄哄的场子,顿时安静下来。当时放映的影片大多是黑白的,儿时的我分辨剧中人物好坏的标准很简单,看见浓眉大眼、腰板挺直的人,就觉得准是英雄,而坏人的扮相肯定是尖嘴猴腮、獐头鼠目。电影的情节跌宕起伏,时刻牵动着乡亲们的情绪,大家时而哄堂大笑,时而扼腕叹息。有时看见感人的片段,一些阿嬤阿婶还会忍不住抹眼泪。

当时放映的影片经常重复,《沙家浜》《地雷战》《地道战》《鸡毛信》等老片子,我看了不下十遍,对主人公的台词,更是倒背如流。也因为这样,每次听说老沈带来新片子,大家都会格外激动,印象最深的是《少林寺》第一次放映,打谷场被挤得水泄不通,村里男女老少都看得意犹未尽。电影放完后的好几个星期,村里的孩子们还经常拿着树枝当棍棒耍,乐此不疲地模仿影片中小和尚的武打动作。

夏夜看露天电影,最怕天公不作美,有时候正上演精彩的情节,天边突然响起几声闷雷,很快雨点就不请自来了。如果只是下毛毛雨,大伙都不当一回事,老沈便脱下外套护住放映机,继续放电影。等到雨势变大了,风吹得竹竿不停摇晃,幕布上的人影也看不清了,老沈才大手一挥,喊道:"散了吧,下次再放。"可是看电影的机会难得,大家都不愿意离开,最后老沈没辙,只好撑开一把伞遮住放映机,接着放电影。记得有一回又碰上雷阵雨,乡亲们就头戴草帽、身披化肥口袋,淋着雨把一整部电影看完。直到银幕上出现"再见"两个字,听见老沈说:"我要收摊咯,明天还要去隔壁村呢。"大家才恋恋不舍地拎着椅子往家走,一路上,我还意犹未尽地跟小伙伴们讨论剧情,都走到家门口了,还不肯结束话题。

后来,镇上陆续开起录像厅、电影院,家家户户也添了电视机,露天电影的喧嚣才渐渐稀疏,最后淡出了乡村的夜晚。这几年,偶尔回老家碰见公益露天电影放映,我都会忍不住驻足观看。不同于过去,现在幕布上的投影画面高清许多,放映的也不只是老片,还有当下热门的新片。不过我怀念的,依旧是当年打谷场上星光晚风相伴,全村老小围坐一处,同悲同喜、热热闹闹的黑白光影,那也是独属于一代人最温柔滚烫的夏夜记忆。

天伦

父爱伴归途

□王译萱

"到家了,记得发个消息。"送我到高铁站进站口,父亲又像往常一样叮嘱。我点点头,随即挥手道别:"知道啦,你快点回去吧。"说完,我转身排队过安检,没再回头看父亲。

在候车厅找位置坐下,我身边来了一对送别孩子的夫妇。那对父母迟迟不肯离开,年轻的孩子却满脸不耐烦,不停催促他们早点回去。眼前的场景让我陷入沉思,似乎我和父亲每次离别都是这样,我总是急于奔赴前路,也忽略了父亲的牵挂与不舍。

上大学后,我离开了这座生活了十几年的小城,虽说路途不算遥远,两三周就能回一次家,可陪伴父母的时光,终究是越来越少。往返的次数变多,离别这件事对我来说,也渐渐变得稀松平常,久而久之,我不再对父母流露过多的依恋。

思绪飘远,脑海里又跳出父亲在高铁站一次次接我的画面,记得第一次来接我,他就迟到了。因为当时恰逢国庆假期,出站口被旅客堵得水泄不通。我背着书包挤在人群中张望,却怎么都找不到父亲的身影,当下心里还生出几分埋怨。又过了一段时间,我终于看见父亲快步走来,或许是因为一路小跑,他的额头冒出了细密的汗珠。后来听父亲说起,我才知道当天出行的车辆太多,通往高铁站的道路变得拥堵,好不容易开到目的地,怕我等得着急,他便把车停在远处的停车场,再步行到出站口,可是紧赶慢赶,还是迟到了。听完父亲的解释,我心里的埋怨都消失了,当下只剩下愧疚与心疼。

还有一次放假归来,父亲依旧来晚了。那天我参加完考试就立刻返程,一路上没吃午饭,到站时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。等了许久,父亲才匆匆赶来,手里还拎着一个大袋子。他一边把袋子递给我,一边说:"路上耽搁了,你没吃午饭吧?快垫垫肚子,别饿坏了。"接过袋子打开一看,是我爱吃的汉堡。担心我吃不饱,父亲特地买了双人份,估计是一路上被妥帖放在包里保温,汉堡吃起来还是温热的。

再次来车站接我,父亲依旧姗姗来迟,脸上还带着奔波后的疲惫。我担心他为了赶时间,开车不注意安全,也不想让他来回折腾,于是劝说:"爸,以后不用来接我了,我自己打车回去就行。"父亲听了没有立刻答应,而是沉默了一会儿才点头,之后便很少再主动提起接送我的事。直到有一次和母亲聊天,她才告诉我,之前父亲经常加班,每天都忙得连轴转,可就算知道自己很可能会迟到,他仍想要挤出时间,赶去车站接我。不善言辞的他就这样笨拙地把深沉的爱意,都藏在每一次奔赴与等候里。母亲说,那天听我提出不让他接送了,父亲还伤心了许久。

今年"五一"假期回家,我心里默认父亲不会来接我了。可是那天走出出站口,我还是在人群中看见了那个熟悉的身影。这次的父亲没有迟到,他眉眼间带着掩不住的疲惫,看得出来又是一路匆忙赶过来的。听我抱怨他"不听话",父亲只是乐呵呵地说:"很久没来接你了,今天刚好有时间,不耽误事的。"

年复一年,父亲目送我一次次奔赴远方,又等候我一次次平安归来。无论去程还是返程,那个偶尔迟到的父亲,就这样始终守在家的方向,做我最安稳的港湾。

食事

一缕扁豆香

□梁惠娣

周五下班,我回了一趟娘家,不仅是因为母亲连日的召唤,还有那一缕扁豆香的诱惑。扁豆是一种在闽南常见的豆类,初夏时节正是它大量上市、口感上佳的时候。

今年入夏前,父亲又在地里种了一畦扁豆,立夏过后,这些扁豆株长得枝繁叶茂,葳蕤一片,放眼望去满是浮动的绿意。走近看,密密匝匝的绿叶与藤蔓之间冒出不少长短不一的豆荚,其中青绿色的豆荚是刚成熟不久的,可以直接做菜吃,一些长约十五厘米的褐色豆荚,则是完全熟透的。父亲每隔几天就去地里摘一些扁豆,嫩绿的豆荚交给母亲处理,一些老豆荚则平铺在竹匾里,接着放在天井里晾晒。待老豆荚晒干,用手轻轻一搓,白色的豆子便纷纷跳蹦出来,像无数小精灵,憨憨的,可爱得紧。

我到家时,正巧母亲开始做晚饭了,灶膛里的柴火噼啪作响,铁锅里的水"咕嘟咕嘟"地冒着热气,扁豆和排骨在锅中慢慢翻滚,香气弥漫了整个灶间。慢火炖煮的汤滋味清甜,多喝几口还能尝到豆子自带的鲜味,很是特别。不像年少时喝扁豆排骨汤,我总爱挑肉吃,如今的我偏爱炖得"炸开花"的豆荚,里面的豆子质地软糯,因为吸饱了排骨汤的味道,吃起来比肉还香。

有时母亲也拿晒好的扁豆煮粥煲汤。她会提前把干扁豆泡软,再和杂粮一起熬煮,或是搭配瘦肉慢炖。经过日晒,干豆少了鲜豆的清嫩,口感变得绵密粉糯,仅是简单烹煮,也可以激发出食材本身的清甜。

在闽南地区,人们烹煮鲜扁豆还会加入一些时令瓜蔬,比如丝瓜和扁豆就是绝配,一起炖汤,味道更是不逊色于其他高汤。记得小时候,阿嬤在房前屋后的地上随意地撒下几把丝瓜的种子,不久后,丝瓜的绿色藤蔓攀着屋前的篱笆和屋后的竹林往上疯长,藤叶茂密,层层叠叠,不知不觉间就织成一张张绿网。

入夏后,藤叶间挂满长圆筒形的丝瓜,一根根随风轻荡,甚是好看。采摘下来的丝瓜,阿嬤便拿它与扁豆一起煲汤,用的是家里的那口老砂锅,先往锅里倒入清水和扁豆,大火煮沸,再文火慢煨。等扁豆质地变软,才把切块的丝瓜放到锅里继续煮。

一段时间过去,锅中的丝瓜在汤中褪去青绿,变成半透明的质地,扁豆荚都裂开了,汤色也变得清而不浊,飘散的香气依旧是淡淡的。等这锅汤熬好了,阿嬤总要先喊我来尝味道,她给出的理由是孩子的舌头灵敏,能尝出食材最好的滋味,长大后,我才明白阿嬤不过是想把第一口汤与偏爱都留给我。往往这样一碗汤下肚,清爽又开胃,顿时感觉身上的燥热消散了大半。后来阿嬤不在了,她亲手熬的扁豆丝瓜汤也再尝不到了。

那天准备回去的时候,父亲拿出一袋晒好的扁豆让我带走,说是晒干的豆子耐存放,可以放着慢慢吃。母亲接过话茬,又念叨着天气开始热了,我平时常在外奔波,多吃些清热消暑的扁豆,身体会感觉舒坦些。

回到家,我打开袋子,一股熟悉的豆香扑鼻而来,仔细闻还有阳光的香味。忍不住想尝个鲜,隔天一早,我便取出砂锅,往里放了扁豆和米,打算按照母亲教的方法熬一锅扁豆粥。都说家是有味道的,它盘踞在味蕾最深处,对我来说这寻常的扁豆香,就是独属于家的温暖印记。

(CFP 图)

众生

窗台有鸠来

□梁华春

(CFP 图)

多年前偶然翻阅杂志,我看到丰子恺先生的画作《雀巢可俯而窥》。画里两个孩童伏在窗台,静静地俯身望着檐下鸟巢中的雏鸟,母鸟也安然不惊。这幅人与鸟儿温柔相伴的画面,让我记忆犹新,也一直心生向往。

前年的一天傍晚,我在小区中庭散步,忽然发现几只斑鸠在地上争食,顿时惊喜不已,这种鸟在闽南的公园里时而能见到,但它们生性胆小,极少主动靠近人居之地。我忍不住凑近观察,没想到这些斑鸠很温顺,发现有人靠近,也只是慢悠悠地踱步躲开,丝毫没有慌乱逃走的模样。我见状心头一喜,想着可以在家里的窗台搭个窝,或许就能吸引斑鸠来安家,这样一来,也有更多机会与它们相处了。

说干就干,我回家后找出一个浅口的陶花盆,又往盆里铺上一条旧毛巾,一个"鸟窝"就弄好了。别看它简易,但比资料中写的斑鸠巢穴要结实得多。把花盆摆在窗台上,我开始暗自观察,起初几天,不仅斑鸠没来,其他鸟儿的身影也没见到。思前想后,我决定试试网友提供的"喂鸟小妙招",也就是往花盆里撒一些米粒,果然没过几天,就有鸟儿光顾了,不过来的是活泼好动的麻雀。

直到一个早晨,忽然听见窗外传来斑鸠的叫声,我赶紧跑到窗前,担心惊扰鸟儿,我开窗的动作也格外轻。可没等我细看,听见动静的斑鸠立马停下啄食米粒的动作,警惕地观察四周。怕它会飞走,我只得赶紧关上窗户离开。

隔日再次见到这只斑鸠,它好似已经熟悉了环境,只见它安静地窝在花盆里休息,神态十分惬意。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一周,忽然有一天,这只斑鸠不再飞来小憩,我忍不住推开窗一瞧,才发现花盆里竟然卧着两颗小小的鸟蛋。我很是纳闷,心想这斑鸠怎么把蛋丢下就跑了?好在第二天,那只斑鸠又飞回来了,我悬着的心也终于落下。

两周后,毛茸茸的小斑鸠破壳而出,我高兴之余,也收获了一个新知识:原来斑鸠孵蛋的天数,与母鸡孵蛋的时间差不多。那段时间,我经常悄悄隔窗观望,看着小斑鸠时而缩在花盆里睡觉,时而仰起头接受大斑鸠的投喂。偶尔外出觅食的大斑鸠迟迟不回来,小斑鸠还会吃力地挪动身子,试图探出花盆边缘张望,等待它们的母亲归来。那场景让我看得心惊胆战,生怕它们会翻出花盆,摔到楼下。

不过见风就长的小斑鸠,很快羽翼渐丰。有时下班回来,看着空荡荡的花盆,我就知道它们又跟着大斑鸠出去寻找食物了。如果连续好几天没看见斑鸠们回来,我还会有些担心,只能按照过去的办法,往窗台上撒一些米粒,试图将它们召唤回来。和之前一样,先被引来的是麻雀,再过一段时间,斑鸠才会飞来落脚,也依旧把那个空花盆当作小窝。

去年台风来袭,我担心花盆被吹跑,便想把它搬进屋里,没想到又看见盆里躺着几颗鸟蛋,下蛋的大斑鸠不见了踪影。担心狂风暴雨打碎鸟蛋,我只好找来软布盖住鸟蛋,然后轻手轻脚把花盆挪进屋内避风处,等雨过天晴后,再把花盆放回原处。

不久后窗外再次传来熟悉的叫声,我知道是大斑鸠回来了。后来每隔一段时间,总有一两只大斑鸠飞走了又来,来了又飞走,窗台上的那个花盆,也成了它们的"产房"。或许是知道我这个"搭窝"的人不会伤害雏鸟,大斑鸠们都放心在此养育孩子,不再心存戒备。我也有了更多机会观察小斑鸠的成长过程,不时还能拍下视频留存。

如今,斑鸠们早已习惯在窗台上活动,来来去去已成常态。而我则照旧默默守护,看着它们繁衍栖息,平淡的日子也多了不少乐趣。

每日佳句

生活需要喘息的间隙,懂得休息的人,才懂得如何更好地出发。

四季

浅夏逢梅雨

□江守鹭

时序更迭,四时流转不停,自然节律也催生出独有的时令光景。就像元代陈元靓在《岁时广记·夏黄梅雨》中记载:"《四时纂要》云:'梅熟而雨曰梅雨',又闽人以立夏后逢庚日为入梅,芒种后逢壬日为出梅。"每年立夏过后,冷暖气流常有交汇,降水增多、湿度攀升,闽南的梅雨季也如期而至了。

"入梅"是梅雨季开启的标志,本地人又将这个时候叫作"入霉""进梅"。闽南地区"入梅"后的天气总是阴晴不定,忽晴忽雨,空气的湿度更是居高不下,器物衣物都极易受潮发霉,处处带着潮湿的气息。一到梅雨季,古城一些老井的井台也会冒出不少青苔,这种植物喜湿耐阴,生长的速度很快,往往是连片地铺展开,有时连井壁都会覆上一层。

正如陆游在《入梅》中所写:"微雨轻云已入梅,石榴萱草一时开。"梅雨季雨水多,花草也长得愈加繁茂。此时一些蕨草会悄悄从老厝墙角的砖缝里长出来,与红砖墙形成色差,远远望去甚是醒目,这也是一道独属于潮湿时节的景致。每到这个季节,我家院子里的地砖缝隙也常会生出薄薄的绿苔与不知名的小草,一到下雨天,地面就变得湿滑难行,走在上面要格外小心,不然一不留神就会摔个跟头。

潮湿的天气令人不适,螨虫却格外喜欢这种环境。梅雨季湿度偏高,螨虫繁殖速度快、活性极强,它们经常藏匿在床铺、沙发、衣柜和橱柜角落,让人防不胜防。因此只要遇上连日晴天或午后阳光充沛,我便会赶紧开窗通风,把衣物被褥拿到阳台晾晒,利用日光除湿除螨,做好居家防潮养护。

梅雨季的天气向来反复无常,明明刚才是晴空朗朗,转眼间已经乌云层层堆叠,不多时便狂风骤起,大雨倾盆。不过骤雨来去匆匆,一番肆虐过后就云散风停了,天地即刻清朗干爽。俗话说"五月天孩儿脸,说变就变",也正是梅雨时节最真实的写照。

连绵阴雨浸润大地,受益的是田间作物,早栽的水稻秧苗借着雨水分蘖拔节,也为后续灌浆结实积攒长势。水田盈盈,默默酝酿着秋日的丰收,乡野间尽是农事有序的安稳模样。

农忙间隙也有闲情,就像赵师秀在诗中写道:"黄梅时节家家雨,青草池塘处处蛙。有约不来过夜半,闲敲棋子落灯花。"趁着细雨淅沥,蛙声阵阵,不妨找些轻松小事消磨时光,借此舒缓糟糕天气带来的烦闷,也感受慢下来的闲适日常。

说到初夏应季的水果,不少闽南人会提及梅子,这通常指的是青梅和杨梅,一青一红的两种果子在农历四、五月间成熟,时间恰好契合梅雨季的周期。因此每到这个时节,看到时令的水果上市,我总要买一些来尝鲜,青梅可腌渍蜜饯,杨梅直接鲜食,借着果香驱散雨季的沉闷,心情也会变得敞亮舒朗。

茶余饭后

名家写五月

●不过,说也奇怪,五月的海就仿佛特别的绿,特别的可爱;也许是因为人们心里痛快吧?

——老舍《五月的青岛》

●五月六日,窗前鹊巢已了无痕迹。过去的悲欢、希望、忧伤,恍如一梦,都成过去了。

——杨绛《走到人生边上》

●五月是鸟的月份,是蜜蜂的月份,是紫丁香的月份,是惠特曼出生的月份。

——木心《云雀叫了一整天·惠特曼》

●北平的五月,那是一年里的黄金时代。任何树木,都发生了嫩绿的叶子,处处是绿荫满地。

——张恨水《五月的北平》

●五月,松风嘶吼,绿浪拍天,我们便好像来到一个荒岛上。

——李广田《山水》

●醒来,雷电正袭在五月的窗上,昨夜的星辰坠满松林间。

——张枣《南京》